

何博士備論
九賢祕典



何博士備論

何去非撰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何博士備論（及其他二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何博士備論

此據指海本排印
初編各叢書僅有
此本

四庫全書提要

何博士備論一卷。宋何去非撰。去非字正通。浦城人。元豐五年。以特奏召廷試。除右班殿直。武學教授。博士。元祐四年。以蘇軾薦。換承奉郎。五年。出爲徐州教授。軾又奏進所撰備論。薦爲館職。不果行。是編卽軾奏進之本。軾狀稱二十八篇。此本僅二十六篇。蓋佚其二也。去非本以對策論兵得官。故是編皆評論古人用兵之作。其文雄快踔厲。風發泉涌。去蘇氏父子爲近。蘇洵作六國論。答六國之賂秦。蘇轍作六國論。答四國之不救。去非所論。乃兼二意。其旨尤相近。故軾屢稱之。卷首惟載軾薦狀二篇。所以誌是書之緣起也。卷末有明歸有光跋。深譏是論之謬。且以元符政和之敗。歸禍本於去非。夫北宋之釁。由於用兵。而致釁之由。則起於狃習晏安。廢弛武備。驅不可用之兵而戰之。故一試而敗。再試而亡。南渡以後。卒積弱以至不振。有光不咎宋之潰亂。由士大夫不知兵。而轉咎去非之談兵。明代通儒。所見如是。明所由亦以弱亡歟。

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。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。臣自揣虛薄。叨塵侍從。常求勝已。以爲報國。恭惟先皇帝道配周孔。言成典謨。雲漢之光藻。飾萬物而臣子莫副其意。蓋嘗當食不御。有才難之歎。伏見承事郎徐州州學教授何去非。文章議論。寔有過人。筆勢雄健。得秦漢間風力。元豐五年。以累舉免解。答策廷中。極論用兵利害。先帝覽而異之。特授右班殿直。使教授武學。不久遂爲博士。臣揆聖意。必將長育成就。以待其用。豈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已哉。而去非立志強毅。不苟合於當時公卿。故莫爲一言推轂成就之者。臣任翰林學士日。嘗具以此奏聞。乞換文資。置之太學。雖蒙恩換承奉郎。而今者乃出爲徐州教授。比于博士。乃似左遷。非獨臣人微言輕。不足取信。亦恐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。無以較量其人。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二十八篇。附遞進上。乞降付三省執政考覽。如臣言不謬。乞除一館職。非獨以收羅逸才。風曉士類。亦以彰先帝知人之明。一經題目。決無虛士。書之史策。足爲光華。若後不如所舉。臣甘伏朝典。謹錄奏聞。伏候敕旨。

元祐四年正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。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。本以進士六舉到省。元豐五年。以特奏名。御廷唱名。先帝見其策對詞理優贍。長於論兵。因問去非願與不願武臣官。去非不敢違聖意。遂除右班殿直。武學教授。後遷博士。今已八年。嘗見其所著述。材力有餘。識度高遠。其論歷代所以廢興成敗。皆出人意表。有補於世。去非雖喜論兵。然本儒者。不樂爲武吏。又其他文章。無施不宜。欲望聖慈。特與換一文資。仍令充太學博士。以率勵學者。稍振文律。庶幾近古。若後不如所舉。臣等甘

何博士備論 奏

伏朝典謹錄奏聞。伏候敕旨。奉聖旨。特授承事郎。依舊武學博士。

何博士備論

六國論

宋 何去非撰

秦得所以并天下之形。而天下遂至於必可并。六國有可以拒秦之勢。而秦遂至於不可拒者。豈秦爲工於斃六國耶。其禍在乎六國之君。自戰其所可親。而忘其所可讎故也。秦之爲國。一而已矣。而關東之國六焉。計秦之地。居六國五之一。校秦之兵。當六國十之一。以五一之地。十一之兵。而常擅其雄強。以制天下之命者。由其據形便之居。俯扼天下之吭。而蹈其膺背於足股之下故也。使六國之君。知夫社稷之實禍在秦。而相與致誠締交。戮力以擯秦。卽秦誠巧於攻闔。則亦何能鞭笞六國。使之駢首西嚮而事秦哉。又況得以一二而夷滅之也。蓋其不知慮此。凡所以早朝而晏罷者。皆其自相屠斃之謀。此秦所以得收其弊。而終爲所擒也。蓋六國之勢。莫利於爲從。莫害於爲衡。從合則安。衡成則危。必然之勢也。方其爲從於蘇秦也。秦人不敢窺兵。函谷關者十五年。已而爲衡於張儀。而山東諸侯。歲被秦禍。日割地以求事秦之權。卒至於地盡而國爲墟。六國固嘗收合從之利矣。然而終敗於爲衡之害。其禍在乎自戰其所可親。而忘其所可讎故也。所謂戰所可親。忘所可讎者。秦人稍蠶食六國。而并夷之。則關東諸侯。皆與國也。宜情親勢合。以謀抗秦。然而齊楚自恃其強。有并吞燕趙韓魏之志。而緩秦之禍。燕趙韓魏自懲其弱。有疑

惡齊楚之心。而脅秦之威。是以衡人得而因之。散敗從約。秦以氣恐而勢喝之。故人人震迫。爭入購秦。唯恐其獨後之也。曾不知齊楚雖強。不足以致秦之畏。而其所甚忌者。獨在乎韓魏也。韓魏者。定諸侯之西蔽也。勢能限秦。而使之無東。秦苟有以越之。我得以制其後。此秦之所忌。使齊楚燕趙審夫社稷之實禍在秦。而知韓魏之爲蔽於我。委國重而收親之固守從約。併力一志。以讎虎狼之秦。使其一下兵於六國。則六國之師悉合而從之。則秦甲不敢輕越函谷而山東安矣。或曰。韓魏者。秦之錯壤也。秦兵之加韓魏也。戰於百里之內。其加於四國也。戰於千里之外。韓魏之致秦兵。近在乎一日之間。而其待諸侯之救。乃在乎三月之外。秦攻韓魏。旣歸而休兵。則四國之乘敝者。尙未及知也。今徒執虛契以役韓魏。則秦人固將疾攻而力蹙之。是使二國速被實禍。而齊楚燕趙反居齒寒之憂。非至計也。噫。齊楚燕趙之民。裹糴荷戟以應秦敵者。無虛歲也。然終不能紓秦患於一日。四國誠能歲更各國之一軍。命一偏將提之以合戍韓魏。而佐其勢。則是六國之師。日萃於韓魏之郊。仰關而伺秦。秦誠勇者。雖日辱而招之。固不輕出。而以腹背支敵矣。夫蘇秦張儀。雖其爲術。主於揣摩辨說之巧。人皆賤之。然其策畫之所出。皆足以爲諸侯之利害而成敗之。蓋蘇秦不獲終見信於六國。而張儀之志。獨行於秦。此六國之所以見并於秦也。嗟乎。使關東之國裂而爲六者。豈天所以終相秦乎。向使關東之地。合而爲一。以與秦人決機於韓魏之效。則勝負之勢。蓋未可知。使齊能因其資而遂并燕趙。楚能因其資而遂并韓魏。則鼎足之勢可成。以其爲國者六。是以秦人得以間其權而離其交。終於一二而夷滅之。悲夫。

秦論

兵有攻有守。善爲兵者。必知夫攻守之所宜。故以攻則克。以守則固。當攻而守。當守而攻。均敗之道也。方天下交臂相與。而事秦之強也。秦人出甲以攻諸侯。蓋將取之也。圖攻以取人之國者。所謂兼敵之師也。及天下攘袂相率。而叛秦之亂也。秦人合卒以拒諸侯。蓋將卻之也。圖拒以卻人之兵者。所謂救敗之師也。兼敵之師。利於轉戰。救敗之師。利於固守。兵之常勢也。秦人據崤函之阻。以臨山東。自繆公以來。常雄諸侯。卒至於并天下。而王之。豈其君世賢耶。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。二世之亂。天下相與起而亡秦。不三歲而爲墟。以二世之不道。顧秦亦足以亡。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東。嚴兵拒關。爲自救之計。雖以無道行之。而山西千里之區。猶可歲月保也。不知慮此。乃空國之師。以屬章邯。李由之徒。越關千里。以搏寇。而爲鄉日堂。兼敵之師。亦已悖矣。方陳勝之首事。而天下豪傑爭西嚮。而誅秦也。蓋振臂一呼。而帶甲者百萬。舉麾一號。而下城者數十。又類皆山林倔起之匹夫。其存亡勝敗之機。取決於一戰。其鋒至銳也。而章邯之徒。不知固守。其所以老其師。乃提孤軍。棄大險。渡漳隰。洛左馳右驚。以嬰其四合之鋒。卒至於敗。而沛公之衆。揚袖而下控函關。雖二世之亂。足以覆宗。天下之勢。足以夷秦。而其亡遂至於如此之亟者。用兵之罪也。夫秦役其民。以從事於天下之日久矣。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。其勇於公闔樂於衛土之風。聲氣俗猶在也。而章邯之爲兵也。以攻則不足。以守則有餘。周文常率百萬之師。傳於戲下矣。章邯三擊而三走之。卒殺周文。使其不遂縱以搏敵。而坐關固守。爲救敗之師。關東之士。雖已分裂。而全秦未

潰也。或曰：七國之反漢也，議者歸罪於吳楚，以爲不知杜成臯之口，而漢將一日過成臯者數十輩，遂至於敗亡。今豪傑之叛秦，而罪二世之越關搏戰，何也？嗟夫！務論兵者，不論其逆順之情，與夫利害之勢，則爲兵亦疎矣。夫秦有可亡之形，而天下之衆亦銳於亡秦，是以豪傑之起者，因民志也。關東非爲秦役矣，漢無可叛之釁，而天下之民無志於負漢，則七國之起，非民志矣。天下皆爲漢役者也，以不爲秦役之關東，則二世安得卽其地而疾戰其民，以方爲漢役之天下，則漢安得不趨其地而疾誅其君？此戰守之所以異術也。昔者賈誼司馬遷皆謂使子嬰有庸主之材，僅得中佐，則山西之地可全而有，卒取失言之譏於後世。彼二子者，固非愚於事機者也，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勢耳。雖然，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勢，而不知至於子嬰而秦之事去矣，雖有太公之佐，其如秦何哉！

楚漢論

王天下者，其資有三：有以德得之，有以力并之，有以智取之。得之以德者，三代是也；并之以力者，秦人是也；取之以智者，劉漢是也。蓋以力則不若智之勝，以智則不若德之全。至於項羽之爭天下也，其所執者爲何資耶？德非羽之所得言者矣，其於智力之資，又皆兩亡焉。而後世之議乃曰：項羽其亦不幸遇敵于漢而遂失之。嗟夫！雖徵漢高帝，則羽之於天下固將失之也；漢王之於智蓋疎矣，以其能得眞智之所在，此所以王。項羽之於力嘗強矣，以其不知眞力之所在，此所以亡。彼項羽以百戰百勝之氣，蓋於一時手裂天下，以王豪傑而宰制之，自以天下莫能抗也。觀其所賴以爲資，蓋有類乎力者矣。雖然，彼之所謂力

者內恃其身之勇。叱咤震怒。足以威匹夫。外恃其衆之勁。搏拚決戰。足以吞敵人而已。至於阻河山。據形便。俯首東瞰。臨制天下。保王業之固。遺後世之強。所謂真力者。彼固莫或之知也。是以輕捐關中天險之勢。燔燒屠戮。以逞其暴。卒舉而遺之。二三降虜。反懷區區之故楚。而甚榮其歸。乃曰。富貴不歸故鄉。如衣繡夜行。誰能知者。此特賤丈夫之量。安足爲志天下者道哉。後之數羽之罪者。皆曰。奪漢王之關中。負信義於天下。此所以亡。嗟夫。使項氏無意於王。而徒奪漢王之關中。則謂其得罪於區區之信義可也。如其有意於王而奪之。是得計也。惟其知奪而不知有此所以亡耳。古者創業造邦之君。而爲是之爲者。可勝罪哉。韓信未釋拔下之甲。而高祖奪其兵。不旋踵而又奪其齊。然而智者不非而義者不罪者。以其爲天下者重。而負人者輕故也。是以不顧意氣之微恩。而全社稷之大計也。漢高帝挾其在己之智術。固無足以定天下而王之。然天下卒歸之者。蓋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。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。則天下之智皆其資也。此所謂真智者也。又其所負者。帝王之度。故于其西遷也。則曰。吾亦欲東耳。安能悒悒久居此乎。此其與項羽異矣。雖然。使無智術之士。以主其謀。則天下之事亦去矣。方其入關。乃封秦府藏。還軍霸上。其畫婉矣。乃恍於妄議。一旦拒關。無納東兵。以逆其衆集之鋒。幾不免於項氏之暴。使遂卑而驕之。當能徐徐拱揖。以得項王之懽心。奠枕而王關中。撫循其衆。徐爲後圖。則天下不足定矣。幸而猶獲漢中之遷。因思歸之士。并三秦定齊趙。收信越。以與項羽親角者。數歲僅乃得之。向使項羽據關而王。驅以東出。使與韓彭田黥之徒。分疆錯壤。以弱其勢。則關東之士。尙可得兼哉。信乎王者之興。固有所謂驅除

者也。

晁錯論

古者持國任事有四臣焉。杜患於未兆，弭菑於未形者，賢臣也。禍結而排之，使安；難立而截之，使平者，功臣也。國安矣，挈而錯之危，世治矣，汨而屬之亂者，非愚臣即姦臣也。蓋姦臣之不足者忠，愚臣之不足者知。忠知不足，而持國任事，禍之府也。昔者晁錯嘗忠於漢矣，而其知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權也。是以輕發七國之難，而其身先戮於一人之言，可不謂愚乎？彼錯者，爲申韓之學，銳氣而寡恩，好謀而喜功之臣也。自孝景之居東宮，而錯說之以人主之術數也，固以知寵之矣。及其即位而以天下聽之，彼挾其君之以天下聽之也，欲就其所謂術數之効，是以輕爲而不疑，決發而不顧，卒以憂君危國，幾成劉氏之大變。而後世之士猶或知之，獨子雲乃謂之愚。子雲之愚，錯也，非以其知不足以衛身而愚之也。亦以其不能杜七國未發之禍，而故趣之於亂也。東諸侯之勢誠強矣，強而驕，驕而反，其理也。然而東之而使無驕，御之而使無反者，豈固無術耶？而錯之策曰：削之不削，皆且反也；削之則反速，而禍小；不削則反遲，而禍大。是錯之術無他，趣之以速反而已。錯之所謂禍小者，以吾朝削其地而暮得其民故也。安有數十年拊循之民，一旦而遂不爲之役也？吳王所發五十萬之衆者，皆其削郡之民也。連七國百萬之師，西向而圖危關，中乃曰禍小者，眞愚也。夫七國之王，獨吳少嘗軍旅，爲宿姦故惡。其六王皆驕夫孱穉，非有高材絕器，挾智任術，足以就大計者。其謀又非前締而宿合之也。今一旦徜徉相視而起，皆吳實迫之，欲并以爲東帝。

之資耳。當孝文之世，漚之不朝，發於死子之隙而反端著矣。賈誼固嘗爲之痛哭矣。然而孝文一切包匿，不窮其姦，而以恩禮羈之。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餘年，而漚無他變也。漚之反於孝景之三年，而其王吳者四十三稔矣。齒髮固已就衰，而鄉之勇決之氣，與夫驕悍之情，窺覷之姦，皆已沮釋矣。今一旦奮然空國西嚮，計不反顧者，漚豈得已哉？有錯之鞭趣其後以起之也。昔高帝之王漚者三郡，且南面而撫其國者四十餘年，錯之任事，一旦而削其二郡，楚趙諸齊皆以暗隱微慝，奪其封國之半。彼固知其地盡而要領隨之，是以出於計之無聊爲一決耳。向使景帝襲孝文之寬假而恩禮有加焉，而錯出於主父偃之策，使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支庶以弱其勢，則漚亦何事乎白首稱兵？冀所非望，而楚趙諸齊不安南面之樂，而甘爲漚役也。吳王反虜也，固天人之所共棄，未有不致於敗滅者。然亦幸其未爲曉兵者也。使其誠曉兵，則關東非漢有，而錯之罪可勝戮哉？方漚之起也，其謀於宿將，則曰必先取梁。其謀於新將，則曰必先據洛。二策者皆勝策也。而吳王昧於所用，故敗亡隨之。其曰必先取梁者，梁王親景帝之母弟，國大而強，北距泰山，西界高陽，今釋梁不下而兵遂西，則漢衝其膺，梁擣其脊，不戰而成擒矣。此宿將以先取梁爲功者，圖全之策也。所謂以正合者也。洛陽阻山河之固，扼西兵之衝，積武庫之械，豐敖倉之粟，今不疾據而徐行留攻，則漢騎騰入梁楚之郊，以蹙之，敗可立待也。此新將以先據洛爲功者，立奇之策也。所謂以奇勝者也。二策者皆勝策也。雖反國之虜無所恃之，亦兵家之至數也。幸其當時無以雙舉而並施之以教之也，是以吳王用其攻梁而不用其據洛。此所以亟敗也。所謂雙舉而並施者，銳師卷甲以趣洛。

陽重兵疾攻以覆梁都。雖無能入關。而山東舉矣。知取梁而不知取洛。則漢兵得以東下。知據洛而不知取梁。則梁兵得以躡後。使銳師據洛而重兵攻梁。洛已據則漢兵不能即東。漢兵不東則必舉梁。梁舉而山東定矣。幸其不出於此。乃屯聚而不分。以壓梁壁。梁未及下。而亞夫之軍馳入滎陽。而壁昌邑矣。求戰不得。欲去不可。傍徨無所之。而坐成擒。故曰幸其未爲曉兵者也。向使吳王兩用其策。而又假田祿伯以偏師提之。以趨武關。周邱長驅遂歷陽城之北。反雖不遲而禍實大矣。嗚呼。孰謂晁錯非真愚者哉。

漢武帝論

兵有所必用。雖虞舜太王之不欲。固當舉之。有所不必用。雖蚩尤秦皇之不厭。固當戢之。古之人君有忘戰而惡兵。其敝天下皆得以陵之。故其勢蹙於弱而不能振。有樂戰而窮兵。其敝天下皆得以乘之。故其勢方於強而不知屈。然則兵於人之國也。有以用而危。亦有以不用而殆矣。西漢之興。歷五君而至於孝武。自高帝之起匹夫。誅強秦。蹙暴楚。已而平反亂。征不服。迄終其世。而天下伏尸流血者二十餘年。呂后惠文乘天下初定。與民休息。深持柔仁不校之德。其於兵也。固憚言而厭用之也。可謂知天下之勢矣。孝景之於漢也。蓋威可抗而兵可形之時也。然而即位未幾。卒然謹於七國之變。故其志氣削艾。亦始安天下之無事。未暇爲天下之勢慮也。然其爲漢之世亦浸以趨弱矣。孝武帝以雄才大略承三世涵育之澤。知夫天下之勢將就弱而不振。所當濟之以威強。而抗武節之時也。方是時也。內無姦變之臣。外無強偪之國。而世爲漢患者。獨匈奴耳。夫匈奴自楚漢之起。乘秦之亂。復踐河南之地。而其勢始強。高帝曾以三

十萬之衆。困於白登之圍。蓋士不食者七日。已解而歸。不思有以復之。而和親始議矣。高后被其嫚書之辱。臨朝而震怒矣。終之以婉辭順禮。慰適其桀驁之情。凡此者皆欲與民息肩。姑置外之而不校也。孝文之立。其所以順悅輸遺者甚至。飾遣宗女以固其懽。蓋送車未返。而彼已大舉深入矣。候騎達於甘泉。雍都。其後乍親乍絕。益爲寇患。至於近嚴霸上。棘門細柳之屯。以衛京都。以孝文之寬仁鎮靜。攝衣發憤。親駕而驅之者再。乃至乎輟飯搏毬。而思頗牧之良將也。孝景之世。其所以悅奉之情。與夫遺給之數。又加至矣。然其寇侵之暴。紛然其不止也。由是觀之。漢之於匈奴。非深懲而大治之。則其爲後患也。可勝備哉。是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氣。選徒習騎。擇命將帥。先發而倡誅之。蓋師行十年。斬刈殆盡。名王貴人。俘獲百數。單于捧首。窮遁漠北。遂收兩河之地。而郡屬之。刷四世之侵辱。遺後嗣之安強。至於宣元成哀之世。單于頓顙臣順。謁期聽令以朝。位次比內諸侯。雖曰勞師置財。而功烈之被遠矣。使徵孝武。則漢之所以世被胡患。其戊役轉餉。以憂累縣官者。可得而預計哉。甚矣昧者之議。不知求夫天下之勢強弱之任所當然者。而猥曰文景爲是。慈儉愛民。而武帝黷於兵師。祈祀至與秦皇同日。而非詆之。豈不痛哉。使孝武不溺於文成五利之姦。以重耗天下。攘虞之役。止於衛霍之旣死。而不窮貳師之兵。則其功烈。與周宣比隆矣。

李廣論

先王之政。不求徇人之私情。而求當天下之正義。正義之立。在國爲法制。在軍爲紀律。治國而緩法制者。

亡理軍而廢紀律者敗。法制非人情之所安。然吾必驅之使就者。所以濟萬民也。紀律非士心之所樂。然吾必督之使循者。所以嚴三軍也。昔者李廣之爲將軍。其材氣超絕。漢之邊將無出其右者。自漢師之加匈奴。廣未嘗不任其事。蓋以兵居郡者四十餘年。以將軍出塞者歲相繼也。而大小之戰七十餘遇。以漢武之厚於賞功。自衛霍之出。克敵而取侯封者數十百人。廣之吏士。侯者亦且數輩。而廣每至於敗。躬廢罪。無尺寸之功。以取封爵。卒以失律自殺。以當幕府之責。當時後世之士。莫不共惜其材。而深哀其不偶也。竊嘗究之。以廣之能而遂至於此者。由其治軍不用紀律。此所以勳烈爵賞皆所不與。而又繼之以死也。夫士有死將之恩。有死將之令。知死恩而不知死令。常至于驕。知死令而不知死恩。常至于怨。善於將者。使有以死吾之恩。又有以死吾之令。可百戰而百勝也。雖然。死恩者私也。死令者職也。士未有以致其私而有以致其職者。可戰也。未有以致其職而有以致其私者。未可戰也。蓋私者在士。而職者在將。在士者難恃。在將者可必故也。夫部曲行陣。屯營頓舍。與夫晝夜之警嚴。符籍之管攝。皆所謂軍之紀律。雖百夫之率。不可一日輒廢。而緩於申嚴約束者也。故以守則整而不犯。以戰則肅而用命。今廣之治軍。欲其人人之自安利也。至于部曲頓舍。警嚴管攝。一切弛略。以便其私。而專爲恩。所謂軍之紀律者。未嘗用也。故當時稱其寬緩不苛。士皆愛樂。而程不識乃謂士雖佚樂爲之死敵。然敵卒犯之無以禁也。此其恩不加令而功之難必也。士誠樂死之矣。然其紀律之不戒也。亦所以取敗也。故曰厚而不能令。譬如驕子。不可用也。昔者司馬穰苴卒然擢於閭伍之間。而將齊軍。一申令於莊賈。而三軍之士莫不奮爭爲之赴戰。